

□岁月如歌 马亚伟/文

旧岁归零 未来可期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在每一年的时光画板上,我们都在用心描绘,希望能为自己描绘出缤纷的色彩,留下旖旎的风景。

回望逝去的时光,心中会涌起无限感慨——岁月匆匆,人生易逝。盘点过去的一年,每个人都能

滤出酸甜苦辣的味道。再安宁的日子也有风霜雨雪,再平淡的生活也是悲喜交集。然而,只要生活的主旋律是平稳的,那些五味杂陈的点缀,不过是用来丰富生活的。懂得了这个道理,我们便能朝着旧年轻轻挥手,微微一笑,然后释然,转身,走向下一个驿站。

旧岁归零,未来可期。新年将至,到处都充溢着辞旧迎新的欣喜和期待。大地在奇寒难耐之中准备苏醒,草木在最寒冷的角落里孕育绿色的希望,鸟兽在冰雪封冻的深处蠢蠢欲动。走在街上,你会看到沿街의店铺纷纷装点起来,焕然一新,带给人新年的

气息。行人的脚步似乎也加快了许多,他们脸上洋溢着欢乐和幸福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新的一年做打算,小心愿和大心愿都要许下几个,小目标和大目标都要制定出来。工作和家庭,是我们生活的两大重心,不能疏忽。父母和孩子,都要照顾好。新的一年,

我们要做个有心、有爱、有情、有趣的人。心有期许,未来变得可触可感,仿佛每一个明天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

旧岁归零,未来可期。站在新年的门槛上,眺望不远的前方,我们都变成了心怀无限美好的诗人:面朝明天,春暖花开……

□抒情天空 王中平/文

新年的希冀

从一月到十二月
时间的脚步
走过四季的繁盛与枯萎
台历已剩下最后几张
烦恼,困苦,生活的不易
都随风而去
过去的日子已成往事
不管是失落还是得意
过往不恋
未来可期
让爱和坚韧汇聚成向上的力量
化作凌寒的梅花
在冰雪中绽放出希冀
迎着新年第一缕曙光
策马扬鞭新征程

□生活时空 杨健/文

大伯的担子

大伯是村里的老篾匠。那些竹篾条,到了大伯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一样,像挎篮、簸箕、箩筐之类的总是在说说笑笑间就编制出来了。幼时的我,很崇拜大伯高超的技艺,总是为大伯而自豪。

那时候的大伯总是每天早早地起床,挑着担,穿街走巷,为人家修补破损竹制品来挣钱补贴家用。

渐渐地,村里的人越来越少,大家都去城里打工了。而一些看起来更美观、价格也更便宜的塑料制品逐渐取代竹制品。

大伯每日挑着满满的担子出去,又挑着满满的担子回来。生意日益冷清了。那些热闹明明还在眼前,却似乎一眨眼就远去了。

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,大伯无奈地卸下了跟随他多年的担子,告别篾匠行当。那天,他抽了半天的烟斗,在屋里走来走去。他小心翼翼地包好各种工具,放在一个木箱里,然后轻轻地在上面盖了一层粗布,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。

大伯离开村子后,当过保安、干过建筑队,但他每次喝了酒就会侃侃而谈做篾匠时的生活。大伯不止一次说过,“竹子的味道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味道!”

前不久的一天,我突然接到大伯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,大伯兴奋地告诉我,他又重新开始编箩筐了。

“大伯,您都是六十出头的人了,怎么还想重操旧业呢?”我不解,更多是担忧,“您还挑得动担子吗?”

“你没看新闻吗? 现在全国上下都大力提倡环保、低碳,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,失宠多年的箩筐又开始吃香起来,现在每天都有不少人上门找我呢!”大伯的语气很轻快,也透着自豪,“咋挑不动担子?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,我挑着担子都跑得比你快……”

大伯终于又和他最喜欢的竹子在一起了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鼻头有些酸涩。我说:“大伯,您放心,您哪天挑不动担子了,我帮您挑!”



热情瑶家人

周文静 摄

□履痕留处 缪士毅/文

走近南阁明代牌楼群

雁荡山,以山水奇秀闻名,号称东南第一山。位于雁荡山北麓乐清市境内的南阁村,却以独特的人文景观——明代牌楼群,而名闻遐迩。最近,有幸走进南阁村,与明代牌楼群来一个零距离接触。

南阁村,其形成始于唐末五代,已有 1000 余年历史,现为国家第五批历史文化名村。村里的明代牌楼群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两宋时期,村庄发展迅速,到明代随着章氏族人人仕数量的增多,形成了以章姓为主要姓氏的村落。这当中,官至明代礼部侍郎的章纶是其代表人物。如今,迭经岁月洗礼的南阁村,正焕发出独特的古韵魅力,成为“温州市十大最美历史文化村落”之一。

走进南阁村,但见村前一条宽阔清澈的九曲溪,如一条飘逸襟带绕村而过,那潺潺水流声,不绝于耳;村后背靠逶迤群山,满目苍翠,远处可见一奇特的巨石拔地而起,巍然耸立,有“石柱擎天”之称。伫立村口,明代牌楼群进入眼帘,古色古香,气势恢宏。入村,脚下便是一条笔直村巷,人称“中直街”,建于明代,其路面用鹅卵石铺成。令人赞叹的是,当时的能工巧匠用鹅卵石演绎圆形、心形等各种图案点缀路面,平中出

奇,妙趣横生。不过,那历经岁月沧桑的鹅卵石,早已被踩得如玉般光洁,平添了几分历史厚重感。

南阁村的明代牌楼原有七座,现存五座,全都矗立在 150 米长的中直街上,分别悬挂着“世进士”“恩光”“方伯”“尚书”“会魁”牌匾,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,堪称“中国第一牌楼街”。这些牌楼分别是为当地乡绅章伦及其后裔所立,岁月在牌楼上留下的斑驳痕迹,似乎在述说着 600 年前章伦一族四代三进士的故事。

这些牌楼均为木石混合结构,进深分心立六柱,左右两巨石为正柱,前后各添一木柱支承前后屋檐,为单间歇山顶重檐式建筑,具有明显的明代古殿式建筑特色。各坊高 5 米,正反两面花纹图案雕饰一致。坊顶龙吻脊饰,龙飞凤舞,一轮红日,如熊熊烈焰从中冉冉升起。牌楼梯状三个层次,分别为飞檐翘角、琉璃石瓦、鲤鱼脊梁的屋盖。面对如此独特的牌楼群,我不禁为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艺术所折服。

这牌楼群也蕴含着许多人文故事,如悬挂“会魁”匾额的牌楼建于明正统四年,特为乡人章伦立的。章伦,明正统四年进士,曾担任礼部侍郎职位多年,秉性刚正,以“忠义节烈”名高当世,被人称为“直臣”。因明代科举

制度中,考生可在《五经》中选择一经进行考试。录取时,均取各经中的第一名,合为前五名,称“五经魁”。会试中之“五经魁”称为“会魁”,乡试则称“乡魁”。魁为首位之意,章纶论考《诗经》,位居本经第一,故坊名“会魁”。

步出牌楼群所处的中直街,不时看到挂在村头巷尾墙上的导游指示牌,标注村内的景点,如“洗砚池”“章纶故居”“章九思故居”等,这些景点与几个牌楼的“主人”有许多渊源。这不,“洗砚池”就与“会魁”牌楼主人章纶有关。沿着村间小道,来到“洗砚池”,这是一个清澈的小水池,水池旁立着一块风水石。据介绍,明代时,此处建马屿书堂,章纶常在这块风水石上读书和练字,完成课后常来小水池清洗砚台和毛笔,后来章纶学有成就,进士及第。为弘扬章纶的勤学精神、激励后学,后人称这块风水石为“读书石”,并将水池称为“洗砚池”。此时我不禁想道,章纶一族能出四代三进士,离不开其历代家教有方,勤奋好学。难怪,即使到了 63 岁,章纶辞官回乡,仍潜心著说,收集各类藏书数万卷,曾在其宅空地上建起“藏书楼”。

牌群楼,堪称南阁的精髓,也是古村的灵魂,带给人们独特的古村文化风韵。

还有几天,2021 年就要过完了。回首这一年,我觉得最难忘的事,便是回了三次老家。

我正月里离开家门时,母亲的谆谆教导,孩子们忧伤的眼神,都令我一步三回头。我红着眼睛望着一双儿女,“在家好好听奶奶的话,要好好学习,我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看你们。”

孩子们摇摇头,“你每次走的时候都这样说,可你除了过年,平时一次都没回来过。”我当时听了,心如刀割,但为了生活,我不得不狠心地迈开脚步,给他们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。

到南方的第二天,我就开始忙碌。之后的每一天,我都是踏着晨曦出发,再迎着月亮和星星回到出租房。身心俱疲的我,坐着都能睡着,也就没那么想家了。忙碌的生活一直持续着,直到“五一”劳动节的前一天晚上,三叔打来电话说我堂弟“五一”要结婚,问我可有空回去一趟。我本想发个红包过去,人就不回去了,因为缺一天工,几百块钱就没了。但一想到母亲和一双儿女那渴望的眼神,最终我还是决定请假回去参加堂弟的婚礼。虽然一路上舟车劳顿,非常疲惫,但看到母亲和孩子们那惊喜的眼神,我浑身的劲儿又回来了。

今年第二次回家是八月一日。这一次很突然,因为我大伯母出车祸去世了。在我们乡下,人去世是天大的事情,哪怕你走得再远,都要赶回去奔丧,于是我连夜搭车回到了老家。我为大伯母守了一夜的灵,早上回到家里时,两个孩子早已醒来,他们开心地望着我,眼睛里都能看到小星星。母亲在边上催促我,赶紧吃顿饭,睡一觉。可能熬得太狠了,也可能是心里踏实,那一觉我睡得特别安稳,好多年都没有睡得那么香了。

第三次回老家,是因为母亲生病了。那是在国庆节前,小妹打电话说母亲住院了,我当时听了,很着急,母亲接电话说没事,老毛病了,还让我不要回去。然而,我知道母亲一辈子节俭惯了,不是很严重,她绝不会到医院去的。

话不多说,我立刻收拾行李,连夜搭车到了县城的医院。看到我的那一刻,母亲笑了,那笑容很暖。但她还是嗔怪地说:“我这都是老毛病了,又不严重,过两天就可出院了。你这离家 1000 多里路呢,一年跑好几趟,挣点钱都搭路上了吧。”

母亲嘴上是那么说,但我分明看出来她眼里有光,有满足感。

临走时,我笑着对母亲和孩子们说道:“这次再走,春节放假之前我可就不回来喽。”

他们都笑了……

今年我回了三次老家

□开心时刻 黄廷付/文